六藝之一錄

七

火均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而史伯亦謂以他平他謂之和則和者以其衆味之所調也今考其器或三足而奇或四足而耦或腹圜而匾或自足而上分體如股膊有鋬以提有蓋以覆有流以注其款識或謂之彝則以法所寓也或謂之尊則以器可尊也或謂之卣則又以其至和之所在也噫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則盉也宜非所尚迨夫三酒具而鉶羮設則自是而往有以盉為貴者矣

商盉

商阜父丁盉

蓋 阜父丁

器 同前

右通蓋高九寸三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三寸六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三合共重四斤一兩三足有流有鋬蓋與器銘共六字　右按商有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凡六丁而此丁者未審為何丁也而

作阜字蓋卣所以盛秬鬯至和之所寓也盉以調味而著以至和之器固其類矣若乃言阜則如詩所謂如山如阜以取高大揚雄亦曰視天民之阜者取其富庶之意蓋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享此備味者非富盛之時可乎此所以取阜為銘也

商執戈父癸盉

子執戈父癸

右高七寸七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二合重四斤二兩闕蓋有流有鋬銘三字曰孫父癸而孫作執戈狀按商之君有曰報癸此言癸者恐其是歟既言父癸則自銘者乃子職之事今又言孫者是孫可以為王父尸而子不可以為王父尸明矣作執戈形者商之彝往往有之可以類求也是器兩靣作饕餮周以連珠流有銘是器三靣作饕餮間雷紋惜不得見其完器爾博古圖

上一字作人形左執戈者子也盖子為父癸作此器

鐘鼎款識

周盉

周單從盉

蓋

單
同
作從彝

器

單
同
從彝

右通蓋高八寸深四寸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四寸五分容二升三合共重三斤十有二兩四足有流有鋬蓋與器銘共九字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為賢卿士其族有襄頃靖獻穆公之類所謂冏者豈斯人之族耶然單氏之器得之有數種有舟有鼎有彝與此之盉其形雖不同而其銘則皆曰從彝也蓋彝以言其有常從以言其有繼是器特於盉為一類耳博古圖

周嘉仲盉

右高七寸六分深四寸八分口徑四寸六分腹徑六寸八分容八升三合共重七斤有半三足闕蓋有流闕鋬銘一十九字腹遍而圓嘉仲索諸經傳無見考其欵識已非夏商但製作有類乎周其曰諸友則知非獨擅乃與朋友共之之器也且五常之道言君臣之尊尊父子之親親而朋友亦列扵其間則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彝器者法度之所在其扵尊君事親之義未嘗不載則於朋友之義宜有以及之茲器是也

和五味以共調也考古圖

伯王敦子作寶盉其制異哉禮學未嘗考也昔許慎以盉為調五味器顧野王直以盉為味陸法言以盉為調五味鑊蓋自周官儀禮竄亂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所本也今考於書則以鑊為鐫而以鐫為甇甇為器盆之大者盌則小於盆而同制矣則盉不可謂鑊孫強亦以盉為大鑊又曰鑊大鬲也劉臻呂忱以鐫為大鍾皆非有據少牢饋食禮曰羹定雝人陳鼎五

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盂為
鑊則失其制久矣法言雖能辨其名而不知鑊非可
用割烹則亦誤也古之饗祭爨在廟門之東故初陳
鼎扵盂西後陳鼎扵阼階爨為竈盂即煮薦體之品
也升食者自盂以受於鼎鼎陳阼階則薦食於上矣
故實鼎曰脀音征實俎曰載肩臂臑謂之前體膊胳謂
之後體正脡橫脊謂之體薦短正代脅謂之體解故
體各異盂盂別一鼎盂中肉孰各升於鼎故取扵盂

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然後可以饗食可以薦孰禮之成也後世不知俎鼎之制雖具簠簋籩豆有事於祭祀有司庀事謹守舊文而器名物體皆不能辨則盉廢已久其名又改尚得求其制而用耶廣川書跋

周梟盉

銘一字作象形梟字蓋之上亦以梟為飾蓋梟出入於水而不溺以况習於禮者也著之於調味之器所以示飲食必由於禮古人即器以寓意即意以見禮

即禮以示戒者乃如是耶紹興古器評

六藝之一録卷十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十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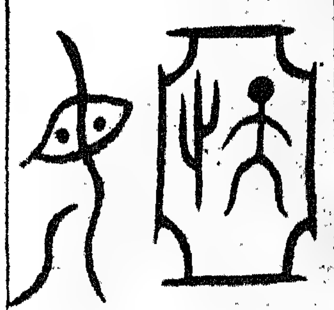
錢唐倪濤撰

金器欵識十二下

鬲鍑總説

周官三百六十各有司存陶人之職所司之物而鬲居其一夫鬲與鼎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脩異饌必以鼎至於常飪則以鬲是以語夫食之盛則必曰鼎盛語夫事之革則必曰鼎新而鬲則特

言其器而無義焉亦猶簠所盛者稻粱簋所盛者黍稷而已故王安石以鼎鬲之字為一類釋之以謂鼎取其鼎盛而鬲言其常飪其名稱其字畫莫不有也今攷其器信然且爾雅以鼎款足者謂之鬲而博雅復以鬷鏤鬲鍑鬹鬳皆為鬴則鼎鬲屬又鬴類也然而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則名亦隨異故北燕朝鮮之間謂之錪或謂之餅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或謂之鏤惟吳揚之間乃謂之鬲名稱雖異其實一也



亞形中子執戟
母乙

右高四寸七分深二寸九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一升六合重一斤十有二兩兩耳三足銘作亞形中孫執戟字曰母乙按天有十日以甲乙第其次商自報丁以來始以是為號至于天乙是為成湯由成湯傳二十八王至于帝辛未有不以是為稱者其間有祖乙小乙武乙帝乙則母乙者疑為乙稱之后而後世子

孫名之商祖於契契之生實本自有娀氏之女而詩於長發嘗及之則知其母道者皆得廟食也故周繼商之後亦有姜嫄之廟而後世又以為禖神焉然則商母乙鬲豈非用扵宗廟之器耶博古圖銘亞形中作執戟形曰母則知其執戟者為子也鍾鼎

款識

商散鬲

亞散父戊

上為亞者廟室也中作散者名氏也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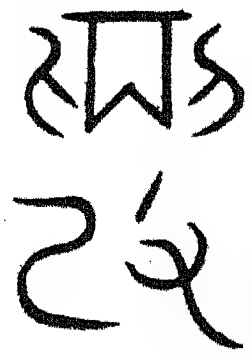
商仁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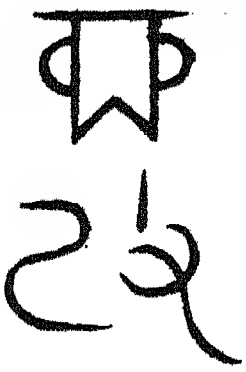
祈

銘作仁者李氏所藏父己卣有祈字作非形此乃其半耳亦作祈字無疑旁一字奇古未可考鐘鼎款識

商父己鬲一

商父己鬲二





二銘上一字作象形鬲曰父已者明其子為父已作也鐘鼎款識

商丁父鬲

爾雅疑足曰鬲此器自腹所容通足間若股髀然三體合為一丁父所作商器也李氏古器錄

商婦庚鬲

銘七字柬者莫知其為誰曰子孫婦則言承祖考之祀者固在乎子孫而婦之從夫亦當相其祀事耳故采蘩之美夫人采蘋之詠大夫妻皆莫不以祭祀為先焉甲庚丁者紀其日也商之辭略故止言日而不言辰至周則見於銘載者如尊曰丁丑彝曰己酉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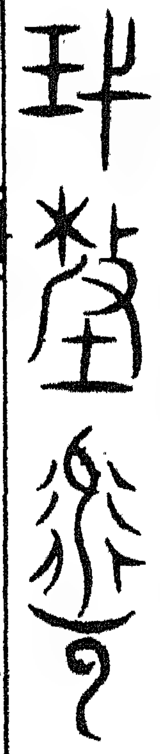
又兼辰而言之矣紹興古器評

商齊鬲

銘八字古者始字則曰伯仲叔季及其德劭則又稱父焉其曰作齊鬲者蓋於祭祀之齊而用之耳周帛女鬲亦曰齊鬲豈效法于此乎紹興古器評

周鬲

周蔑敖鬲



蔑敖祿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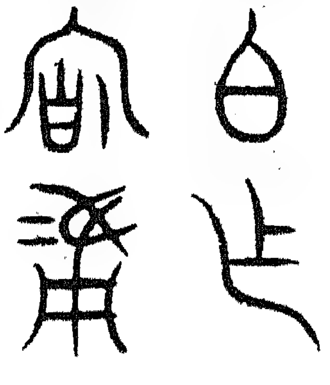
康　孝

永寶德

右高五寸七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五分容一升九合重二斤八兩兩耳三足銘十有一字所可辨者九字而已敖上髣髴若蔑字按楚之君有胥敖若敖杜敖郟敖而其名官亦曰莫敖所謂蔑敖殆出於斯耶楚周諸侯國故其器作周之形制曰光康者古人銘意盖未可以臆論也　博古圖

按宣和博古圖所載銘十有一字敖上彷彿是蔑字令此器乃少於前兩字何也楚之君有霄敖若敖杜敖而其名官亦曰莫敖所謂蔑敖者殆出於此耶紹興古器評

周伯鬲



伯作

寶彝

右高四寸八分深三寸口徑四寸二分容三升六合

重一斤十有五兩兩耳三足銘四字按寶器以伯為銘者多矣尊敦彝舟爵皆有伯作之銘觀古人或以伯為謚或以伯為名或以伯仲第其序或以侯伯列其爵所稱非一而此曰伯者殆未可以私智決也博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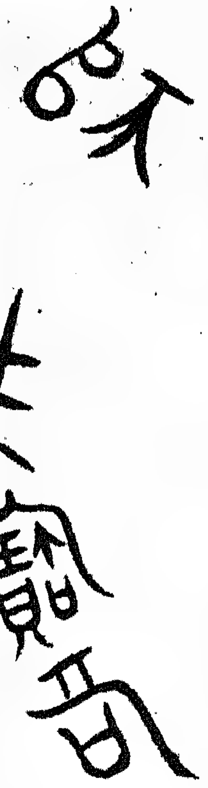
圖

周帛女鬲

帛女作齋鬲

右高四寸深二寸四分口徑四寸容一升六合重二斤一兩銘五字曰帛女作齊鬲帛女疑宮女之有職者然攷周官自九嬪世婦之餘所可見者司服縫人而已初無此名也豈非自周之東典禮不存因其職而命之歟不然則諸侯不敢擬於天子而有是職歟漢廣川王以陶望卿主繒帛疑亦祖述周人之意其曰作齊鬲蓋於祭祀之齊而所用之器也博古圖

周師鬲



師作寶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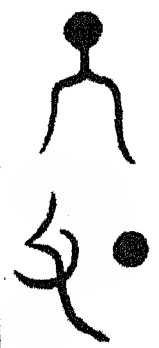
右高三寸一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三寸五分容一升重一斤十有一兩三足銘五字曰師作寶鬲內一字未詳昔者以師稱其官則有若尹氏大師者是也以師稱其姓則有若師曠師丹者是也此器銘曰師疑以師言其姓或言其官耳製作簡古雖周之物殆有商之遺意焉博古圖

周慧季鬲

慧季作

右高四寸三分深二寸六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一升六合重二斤三兩兩耳三足銘三字按慧與惠通號姜敦欵識有惠仲春秋有惠伯惠叔而此鬲銘之為惠季豈非惠為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耳博古圖

周丁父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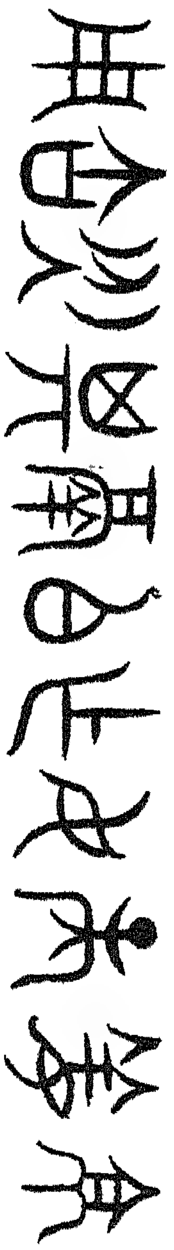


孫丁父

右高四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七分容一升七合重一斤十兩兩耳三足銘三字夫世人但知十干為商君名遇欵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故或以丁父鬲為商器蓋誤矣按商之銘於甲曰父甲丁曰父丁已曰父已辛曰父辛乙曰父乙皆尊其父而上之未見有列于下者兼商鬲皆以父丁為銘若謂丁父亦為商器則是古人於名號間有變易矣將何以示後世乎蓋在周之太公望再世而有丁公故其後世

以丁為氏是鬲周物也豈其丁氏之子孫為其家廟
而作耶曰孫則又以言孝孫作之以奉其祖者也博古
圖

周京姜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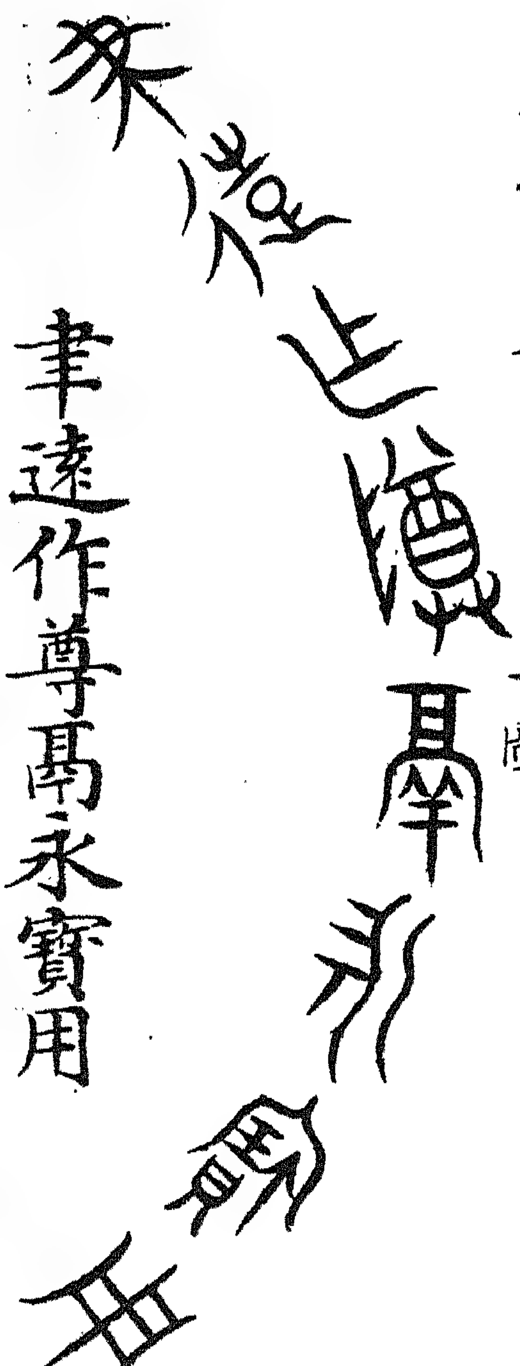


用寶永其鬲尊作仲庚姜京

右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容九合重
一斤九兩三足銘十有一字按詩之思齊曰思齊太

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蓋太王之妃曰太姜王季之妃曰太任文王之妃曰太姒曰京姜者京室之婦也周有天下在武王時及其追尊祖考則以古公為太王季歷為王季於是國以京名之故謂之京姜（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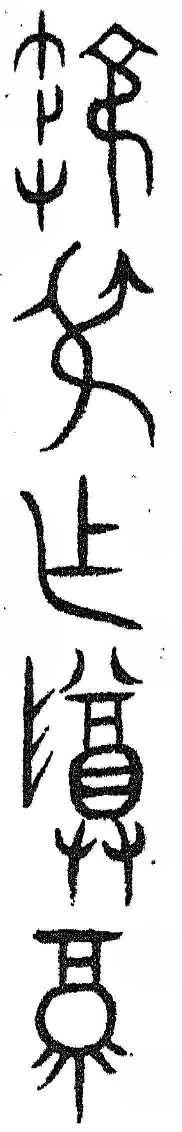
周聿遠鬲



聿遠作尊鬲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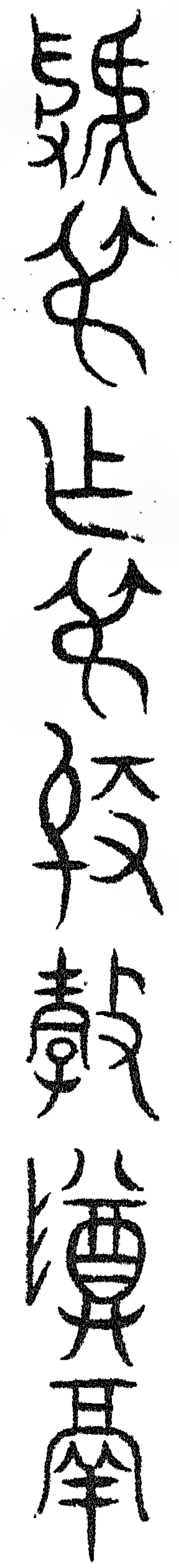
右銘曰聿遠者乃作鬲之人也 鍾鼎款識

周虢叔鬲一



虢叔作尊鬲

周虢叔鬲二



虢叔作叔殷敦尊彝

右二銘皆虢叔所作後一器曰敦與宋田鼎同也鍾鼎款識

銘八字與虢叔彝同銘少異耳攷古圖

銘八字按春秋左氏傳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蓋文王之母弟而武王之叔父也封於西虢今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是也然則是器為周物可知紹興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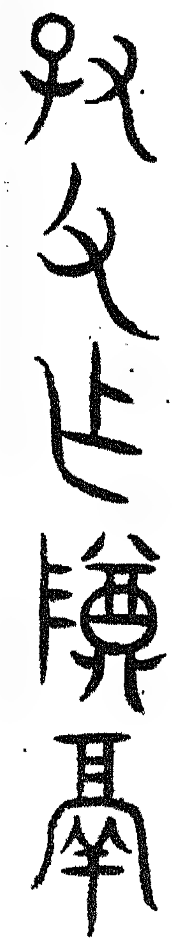
周仲斯彝

右銘曰仲斯必作器者之人名也 鐘鼎款識

周亦鬲

右銘亦下一字不可識然銘文純樸字畫奇古殆商末周初之器 鐘鼎款識

周㠱父鬲



子孫孫永寶之

右銘文父上二字一漫滅一未詳 鐘鼎款識

周諸旅鬲

諸旅作尊鬲其子子孫孫永寶用敔

右銘下有一敔字得非君所賜而著其敔命耶 鐘鼎款識

周旅鬲

銘二字按周慓功勳銘鴻字工作　疑此作工旅鬲

考古圖

周南宮鬲

銘十二字古之器銘以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為辭者比比皆是也蓋昔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且欲傳守不失故以子孫為丁寧耳是鬲也而曰尊者與尊鼎尊彝同意觀其制作文縷殆與周仲父鬲相似其為周物無疑紹興古器評

周寶鬲

銘十三字是器不著名氏但紀歲月設飾無華藻唯作直紋上下通貫而已制作純古有商之餘風焉紹興古器評

匜盤洗盆銗杅總説

公食大夫禮曰小臣具盤匜鄭玄謂君尊不就洗賈公彥又援郊特牲不就洗之文以謂設盤匜所以為君聶從義從而和之且陳開元禮謂皇帝皇后太后行事皆有盤匜而亞獻已下與攝事者皆不設以顯

君尊不就洗之義是皆執泥不通之説殊不知内則論事父母舅姑之禮而曰杖屨祇欽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夫論事父母舅姑而言及於匜則是亦衆人之所用耳豈人君獨享者哉若或不然則季加弫伯安得而作之也雖非人君所獨享然惟酸乃用則其用亦未嘗敢易也觀其鋬皆作牛羊脊尾狀按易以坤離為牛而坤以順承為事故物之柔順者闕於牛盖匜為盥手瀉水之具而義取於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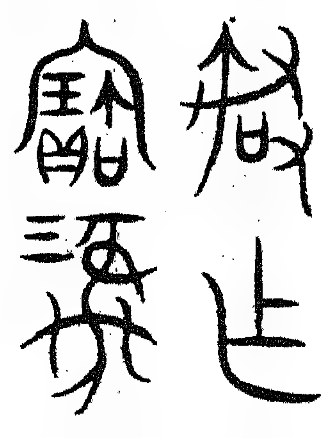
理也若夫盥之棄水必有洗以承之禮圖所謂承盤洗棄水之器者是也惟以承棄水故其形若盤抑嘗見有底閒飾以雙魚者為其承水之具故也然古人稱之有曰匜盤而不謂之洗蓋盤以言其形洗以言其用而聶崇義乃以盤洗為二器所謂盤者正與此洗相類而洗復若壺形而無足又以菱花及魚畫其腹外與此頗不相侔然承棄水者宜莫若盤則作壺形者疑非古制矣崇義圖說稽之於器其乖戾不

合者非特如此按圖而考者不可不辨也若夫盆鋗
者亦盤滌之具但洗淺而鋗深惟盆居中焉又有所
謂杅者特大而深如洗之用盥盤之用奠舟之承彝
皆其類也故附諸匜洗之末識者當以類得之

商匜

商啓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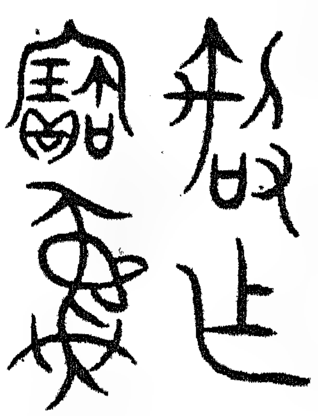
蓋



啓作

寶彝

器



啓作

寶彝

右通蓋高七寸七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六寸三分闊二寸七分容一升有半共重二斤十有五兩有流有蓋圈足蓋器銘共八字曰啓作寶彝按商太丁之子曰乙乙之子曰啓此銘啓者乃乙之子也是器形制渾厚字畫奇古勁若屈鐵非周秦篆畫之可擬倫者以時考之蓋商之器無疑 博古圖

祖戊匜

辛

祖戊

銘六字可識者曰祖父辛餘未詳 鐘鼎款識

周匜

周父癸匜

爵方父癸

右高四寸五分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闊二寸六分容九合重一斤三兩有流有鋬闕蓋圈足銘四字曰爵方父癸按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癸公慈母也太公呂望實封於齊其子曰丁公伋伋之子曰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慈母之子曰哀公臣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父癸者此也昔之匜通用於人神此銘父癸則其祭祀宗廟之器耶此匜也而銘有曰爵者豈詩所謂洗爵奠斝

之意歟方事洗盥則不可無匜爾博古圖

周司寇匜

作司寇匜用建

用　維之百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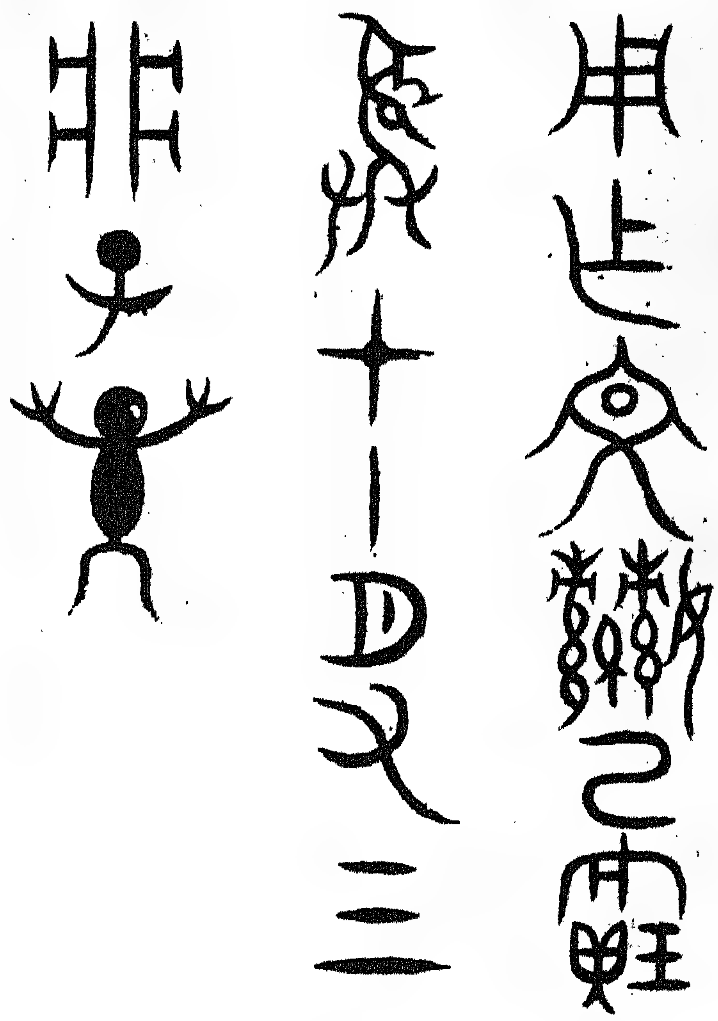
之四方永作祐

右高一寸四分深七分口徑長二寸五分闊一寸一分容一合重二兩二錢有流有鋬四足銘二十字曰

作旅匜

右高五寸三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八寸闊四寸一分容二升重三斤二兩有流有鋬四足銘六字曰孟皇父作旅匜昔魯桓公之後析為三族有仲孫叔孫季孫焉仲孫於三桓為長乃曰孟氏此孟族所由出也是則孟乃仲孫之氏而姓則姬也詩十月之交曰皇父卿士而釋者謂皇父字也然則此曰皇父亦其

分容四升重四斤九兩有流有蓋四足銘一十七字
按國語晉公子重耳過秦穆公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韋昭以謂嫡入于室媵御奉匜盥是器銘曰仲吉義母作旅匜者蓋晉文公重耳娶齊女姜為正嫡次杜祁次偪吉次季隗然杜祁以吉生襄公故巽而上之居第二是為仲吉以隗在狄所娶故巽而已次之是為季隗而祁自居第四昔趙孟嘗曰母義子愛足以威民則義母者杜祁也



用作文姬己寶

彝十一月有三

祈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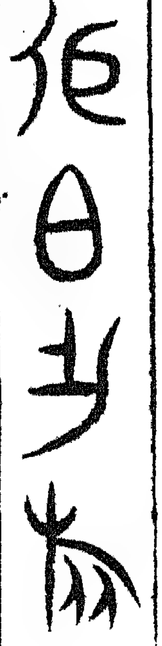
右通蓋高一尺一寸二分深四寸五分口徑長八寸三分闊四寸一分容四升共重六斤十有一兩有流有鋬四足器與鋬銘共二十一字初曰丙寅紀其時

也次曰錫龜貝作文姬寶匜著其名也通體作犀兕之形鋬亦如之飾以雲雷之紋宛轉盤繞於其上已足貴矣至于字畫仍復奇古宜比於周博古圖

銘二十一字初曰丙寅紀其時也次曰錫龜貝作文姬寶著其名也旁作祈子孫者亦貽厥子孫之義鍾鼎

欵識

周弜伯匜



弜伯作旅

匜其子孫〻
永寶用

右高四寸三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八寸闊四寸五分容二升一合重二斤十有四兩有流有鋬四足銘十有三字曰弡伯者恐其姓與謚也然有弡仲作寶簠則又知弡之一族爾此稱伯彼稱仲昆季之序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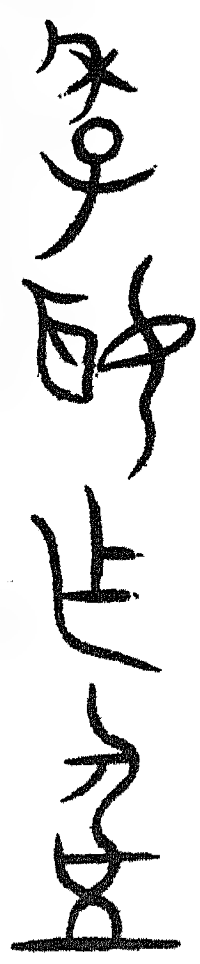
銘十有三字按弡字依前弡仲簠當作張伯匜考古圖

其名曰張伯作旅匜張伯不知何世人先秦古器記

右匜銘劉原父既以前一簋為張仲所作又以此匜為張伯器曰仲之兄也尤無所據原父學號稱精博惟以意推之故不能無失爾金石錄

此器類觚但容受勝爾孫炎翻字作移尒反至隋韻始定為頤音古今之言異也昔人得於萬年洄中歐陽文忠釋其文曰張伯作鬻匜考之於字鬻當作旅以王存乂書考之匜則沱字今文以沱為池宜世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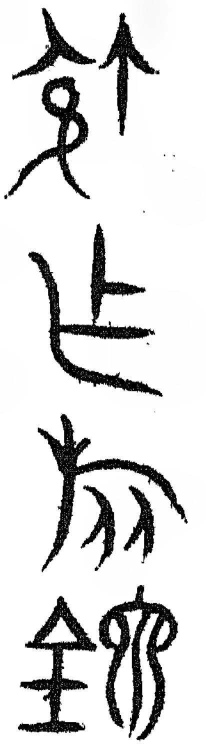
周季姬匜



右高五寸一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七寸三分闊四寸一分容一升五合重二斤二兩有流有鋬四足銘四字昔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之妹亦曰季姬而文公母乃翟狐氏女太史公常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焉是匜盥器

也易謂盥而不薦則潔以致誠而已夫奉祭祀者夫人之職此以季姬自銘盖其職歟

周叔匜



叔作旅匜

銘云叔作旅匜如伯作寶鬲特以伯仲第其次耳鍾鼎欵識

周寒戊匜

寒戊作寶匜

其子孫永用

右銘曰寒戊作寶匜寒戊者必作器人之名也

周杞公匜

杞公作為子

叔姜盥匜

眉壽萬年永

保其身姬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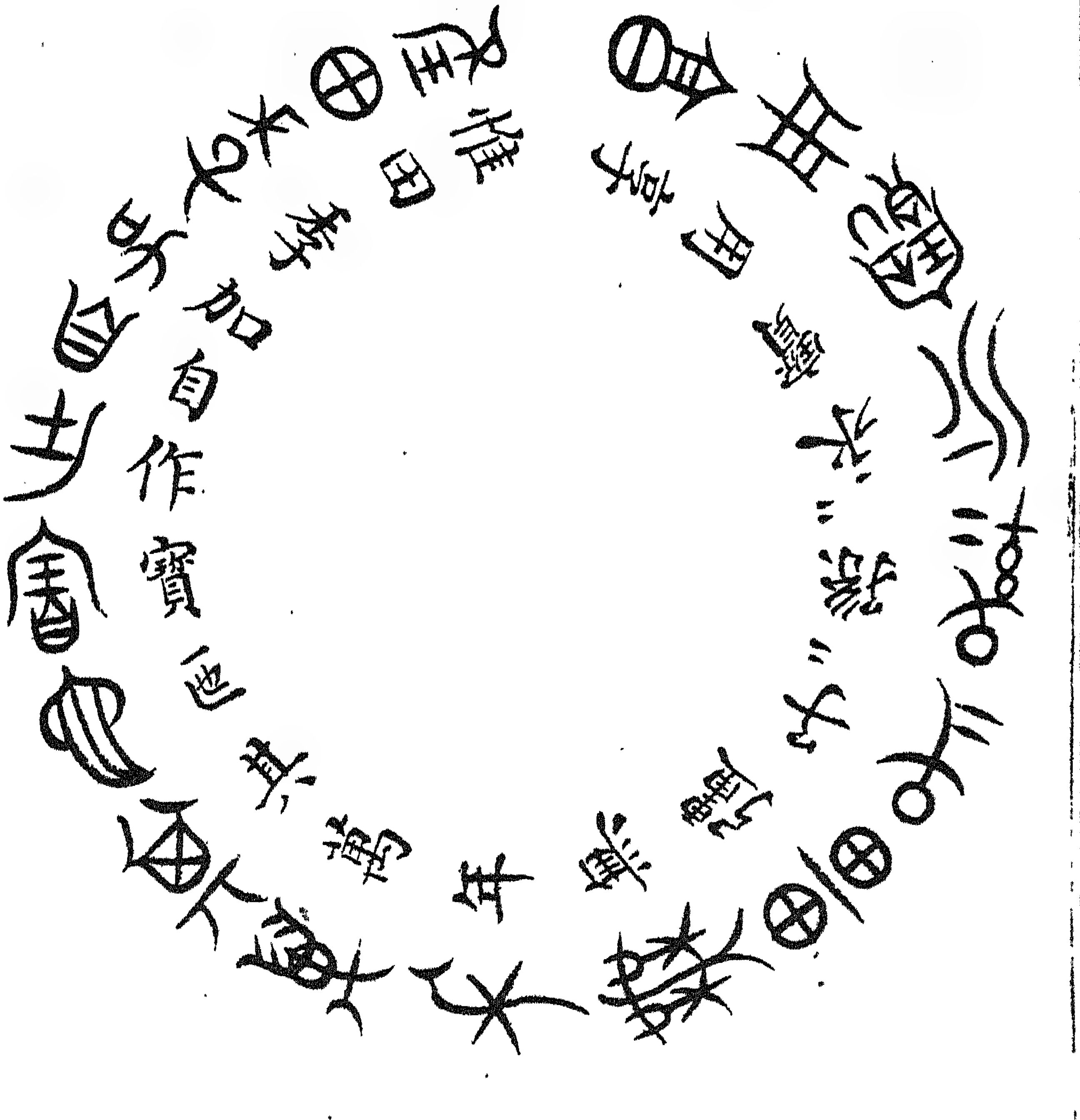
受福無諆子

孫永保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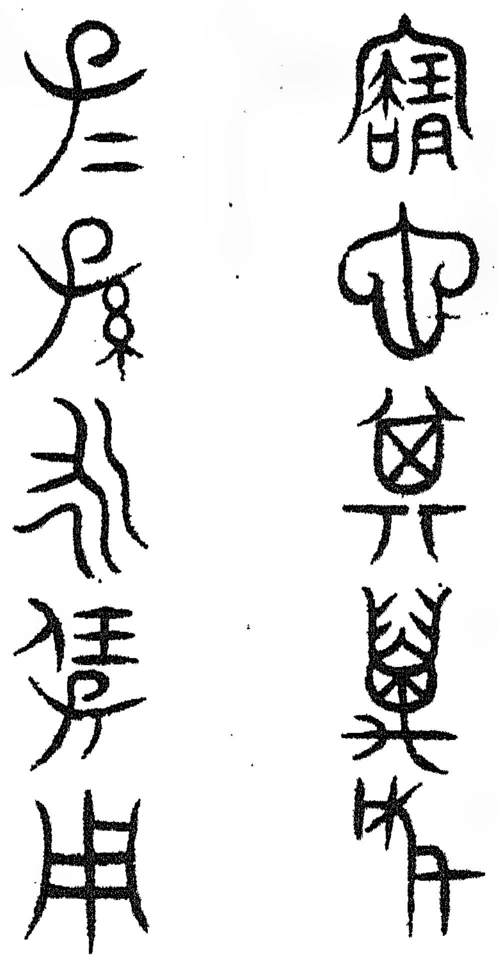
銘曰杞公作為子叔姜盥匜按曩者古國名衛宏曰與杞同雖形制未傳而字畫奇古文辭典雅極為可寶 鍾鼎款識

田季加匜

肩



惟田季加自作寶匜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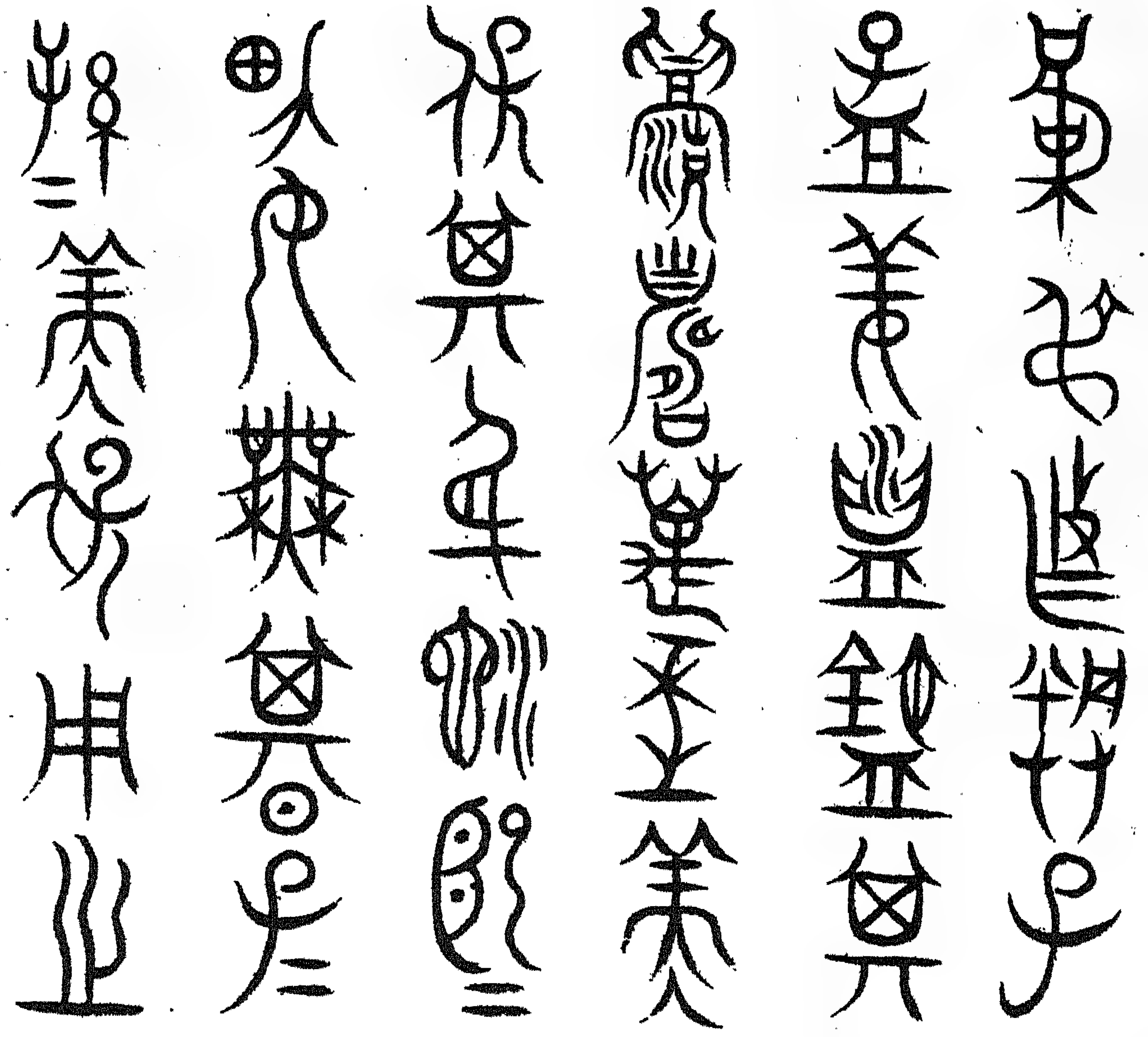
寶匜其萬年

子孫永保用

按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室之末諸侯自王久矣不知此何以稱齊侯也

鍾鼎款識

周孟姜匜



叔作朕子　孟姜盥匜其
眉壽萬年永　保其身姫越〻
男女無諆子〻　孫〻永保用之
右銘叔上一字未詳云子孟姜盥匜銘文字畫與杞
公匜絶相類蓋一時物也鍾鼎款識
孟姜盥匜銘余所録古器款識有叔匜銘匜字作鉔
後又得伯公父匜銘字作⿷匸皿今此銘作⿱鉔皿盖古書不
必同文然三字意義皆通金石録

右高一寸二分深一寸一分口徑三寸容三合重五兩有流銘二十二字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按漢新室當孺子嬰初始元年戊辰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則當是明年己巳歲制此器也此器形制如盂而淺且其旁復出一流與匜略不相類迨見其識文乃知匜也然所容三合其器特小恐几格間所用者耳傳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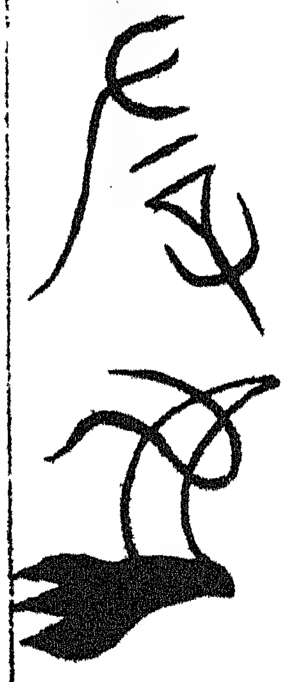
子於闕中得一銅匜其背有刻文二十字曰律人衡

蘭注水匜容一升始建國元年一月癸卯建皆小篆

律人當是官名王莽傳中不載 夢溪筆談

商盤

商父辛盤



父辛

彝

此銘極古商盤也下一字曰彝 鐘鼎款識

商史孫鬷盤

銘五字 考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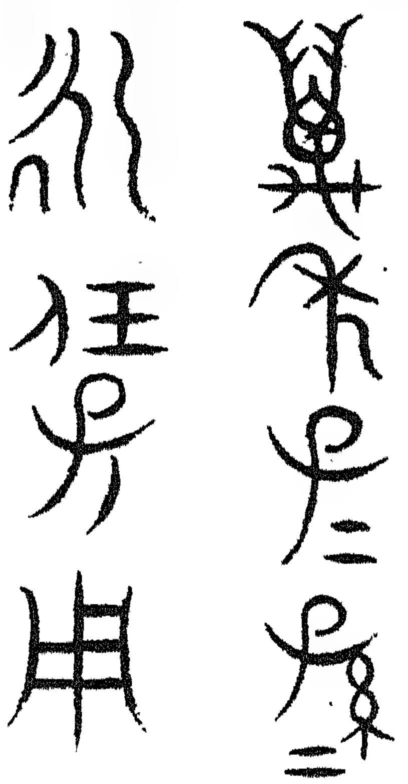
史孫餕作○

按此器盤也文云作○疑古盤字象形 呂氏攷古圖

周盤

周楚姬匜盤 鐘鼎款識作齊侯匜盤

齊侯作楚
姬寶槃其



萬年子〻孫〻

永保用

右高四寸五分深一寸三分口徑一尺四寸三分耳高二寸二分濶二寸八分容一斗重十七斤有半三足銘十有七字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先是得楚姬匜其銘曰齊侯作楚姬寶匜今復見其盤正一時物也故名之曰匜盤焉按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

謂齊侯則湣王也周室之末諸侯自王久矣銘其器以侯稱之尚知止乎禮義彝器法度所自出故其銘如此博古圖

齊侯槃二　二銘字畫稍異而文則同皆云齊侯作楚姬寶槃與齊侯匜銘識相類鍾鼎款識

周魯正叔匜盤

魯正叔之
穸作槃其

御子=孫=
永壽用之

案魯周公所封自伯禽之國蕃衍盛大且號禮義之邦故其枝葉與周相為盛也鍾鼎款識

右高二寸一分深一寸五分口徑一尺三寸耳高二寸濶二寸八分足徑九寸五分容八升三合重一十斤十兩銘十有八字曰魯正叔作案魯周公所封自伯禽之國而蕃衍盛大為天下顯諸侯且號禮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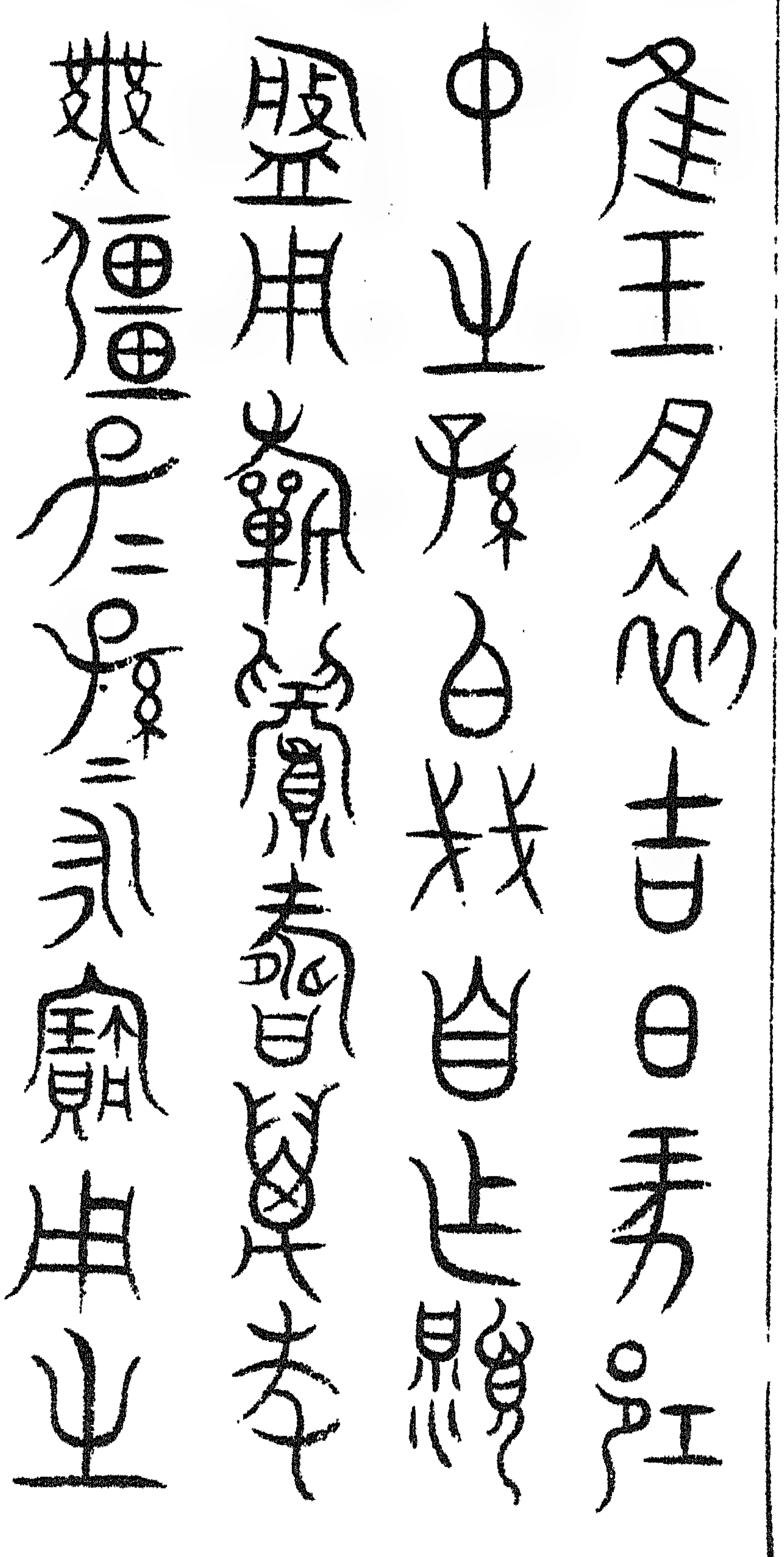
邦者以周公之聖風化所本餘膏賸馥澤後世而不竭故其世葉與周相為盛衰至戰國時而仲叔季之氏族遂分其國然所謂正叔雖不見於經傳必魯之公族也 博古圖

周史孫槃

史孫⿰臾羽作槃

右銘曰史孫⿰臾夋而⿰臾夋則未詳 鍾鼎款識

周卭仲槃



惟王月初吉日丁亥卭
仲之孫伯戔自作頤

槃用祈眉壽萬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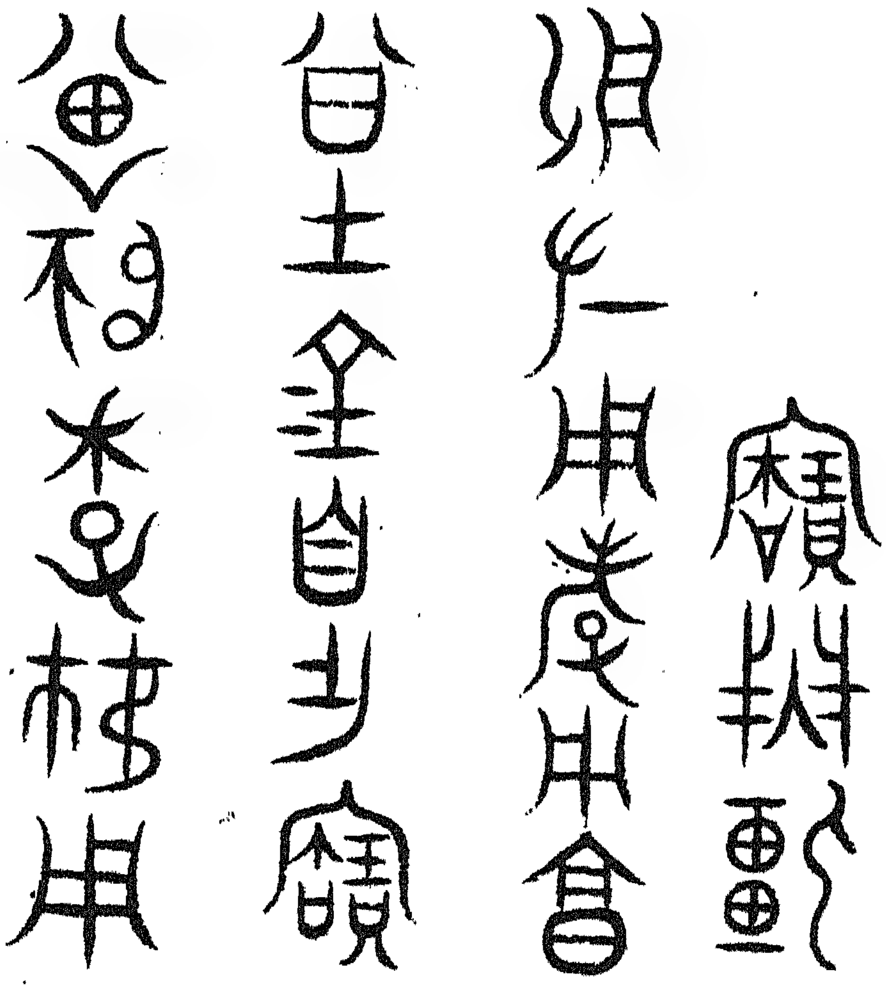
無疆子〻孫〻永寶用之

銘二十有三字此器與饋盦二物皆曰卭仲之孫伯盞自作同得扵河内太行山石室中考古圖卭仲之孫伯盞作頮盤銘曰惟王月初吉丁亥卭仲之孫伯盞自作頮盤用蘄麋壽萬年無彊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昔人以初吉為疑蓋古文以王為正則其為正可知按說文頮作沬馬融曰頮面器也傳曰洗

手謂之洮洗面謂之醴古之事親者垢燂潘請醴頮與醴同古今文異也卬中采地當周畿內疑為王子弟古有卬䟽即其後也余怪古人於用器自期眉壽欲子孫永永用之不窮不知後世子孫不憚口澤者能朝夕用乎或謂父詞如此至子孫之詞不得用此也廣川書跋

王月者正月如所謂王春也言王所以尊主也鐘鼎款識

周冀師盤



福無彊

槃用孝用享

其吉金自作寶

冀師季移用

右銘云冀師季移用其吉金自作寶槃按商有冀父辛卣傳古云冀者國名昔人受封于此則後世食采

兕敦欵識略無少異盖宗廟之器也紹興古器評

宋穆公孫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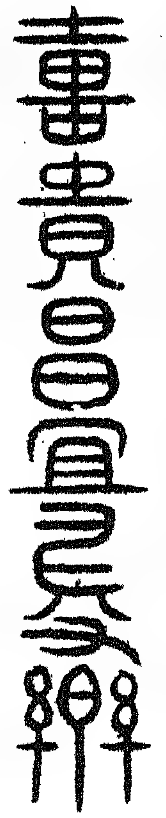
元祐間臨淄縣民於齊故城得數器此其一也趙元考内翰家藏驗其文盖送女器金石録

周季姜杅鐘鼎欵識作伯索盂

伯索史作季
姜寶盂其萬
年子孫永用

祭祀交神人非苟然者謹其歲時且象而規之蓋不能無微意耳傳古圖

雙魚四錢大洗



冨貴昌宜長樂

銘曰冨貴宜昌者亦善頌之辭也鍾鼎款識

銘七字曰大冨貴昌宜長樂考古圖

宜子孫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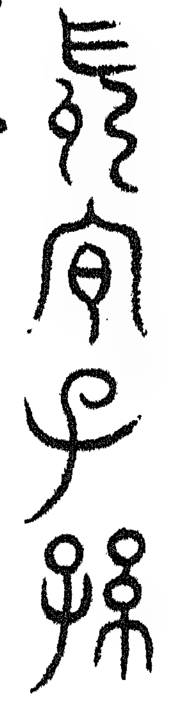
宜子孫

呂榮

右器會要云上元二年高宗命韋弘機營東都上陽宮于澗曲䟽建陰殿得之也 鍾鼎款識

雙魚洗形制與大洗同而差小有宜子孫三字 考古圖

長宜子孫洗



長宜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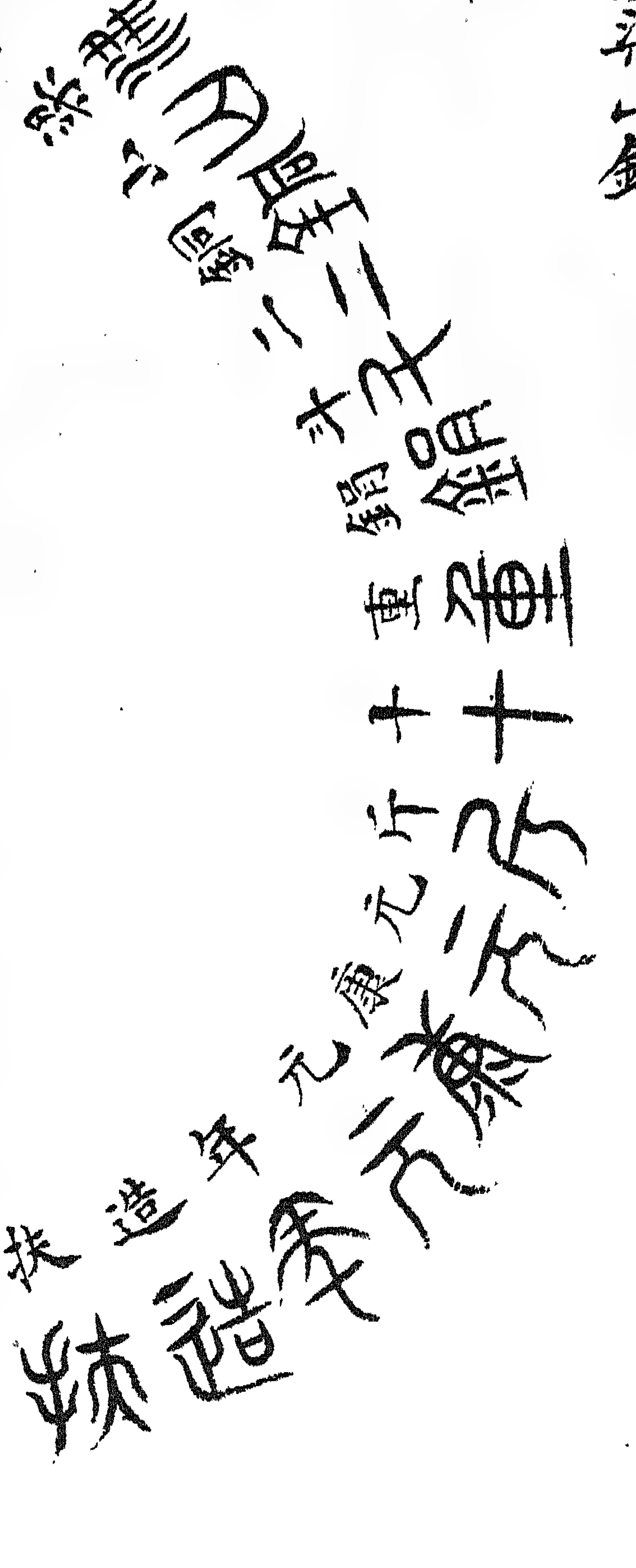
政和元年饒州得素洗二雙魚洗六列錢洗一其四

銘曰永元元年其二曰元和二年又有隱起篆富貴

昌宜侯王字唐開元九年許昌唐祠得古銅尊隱起

雙鯉篆書文曰長宜子孫蓋亦洗也

漢梁山鋗



右高四寸二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四分腹徑七寸六分容六升重三斤十有三兩有銘在其脣曰梁山銅二斗鋗重十斤元康元年造外復有一扶字按漢宣帝即位之十年乃改元元康而是器蓋元康元年造也其扶字乃號耳如好時鼎之用山字是也梁山銅者紀其貢金之地梁山於漢初為梁王之封梁王依山鼓鑄為國之富故在孝王時有罍尊直千金戒後世寶之則梁山之銅有自來矣博古圖

周卬仲盦

器

卬仲之孫
伯戔自作
饙盦永保
用之

启銘

右銘三十有一字在脣十有四字在盖考古圖

右銘云邛中之孫伯戔自作饋盦說文云邛在濟陰玉篇云邛在山陽饋盦與𩚵盤形制雖不同而皆曰邛仲之孫伯戔自作鍾鼎款識

說文饋滫飯也瓺㼺也大口而甲用食又皿部有盦覆盖也徐鉉謂今俗作𥁀非是細詳䀇字音頭酉足而加於皿定非瓺字乃是饋盦以捧連湯飯而加覆盖爾商末器以字非模範中來也李氏古器録

六藝之一録卷十二下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十三

錢唐倪濤撰

金器款識十三

鐘總說

聖人之作樂也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八音之始必原於律呂律呂之氣肇於黄鍾黄鍾之生而平於中正則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其大不過宫其細不過羽或戞或擊或搏或拊一合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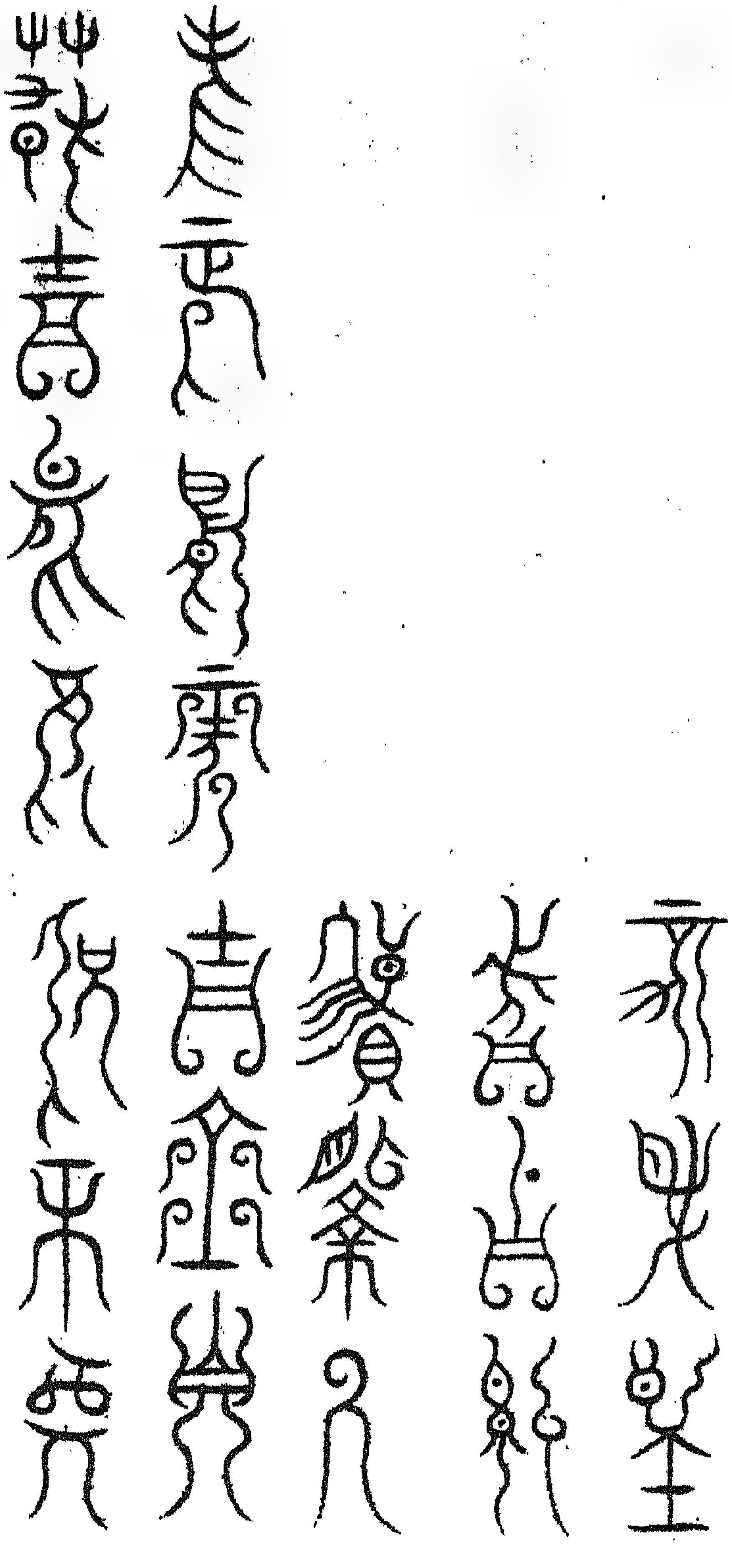
止焉而樂由此以成矣然八音之器語其制作既肇於黃鍾之數而上下相生月律互間周一歲之月十二數而金奏舉其餘絲竹之類必因鍾律以求恊而同歸於和者為備樂然則鍾固樂之始也其大者為特鍾則獨垂其一是律倍黃鍾之數而成者也其小者為編鍾是律數不倍十有六枚而同一簴者也有鏄焉則大於編鍾而減於特鍾者也考之周官鳬氏所以鎔範者有兩欒而為銑銑間則有于焉而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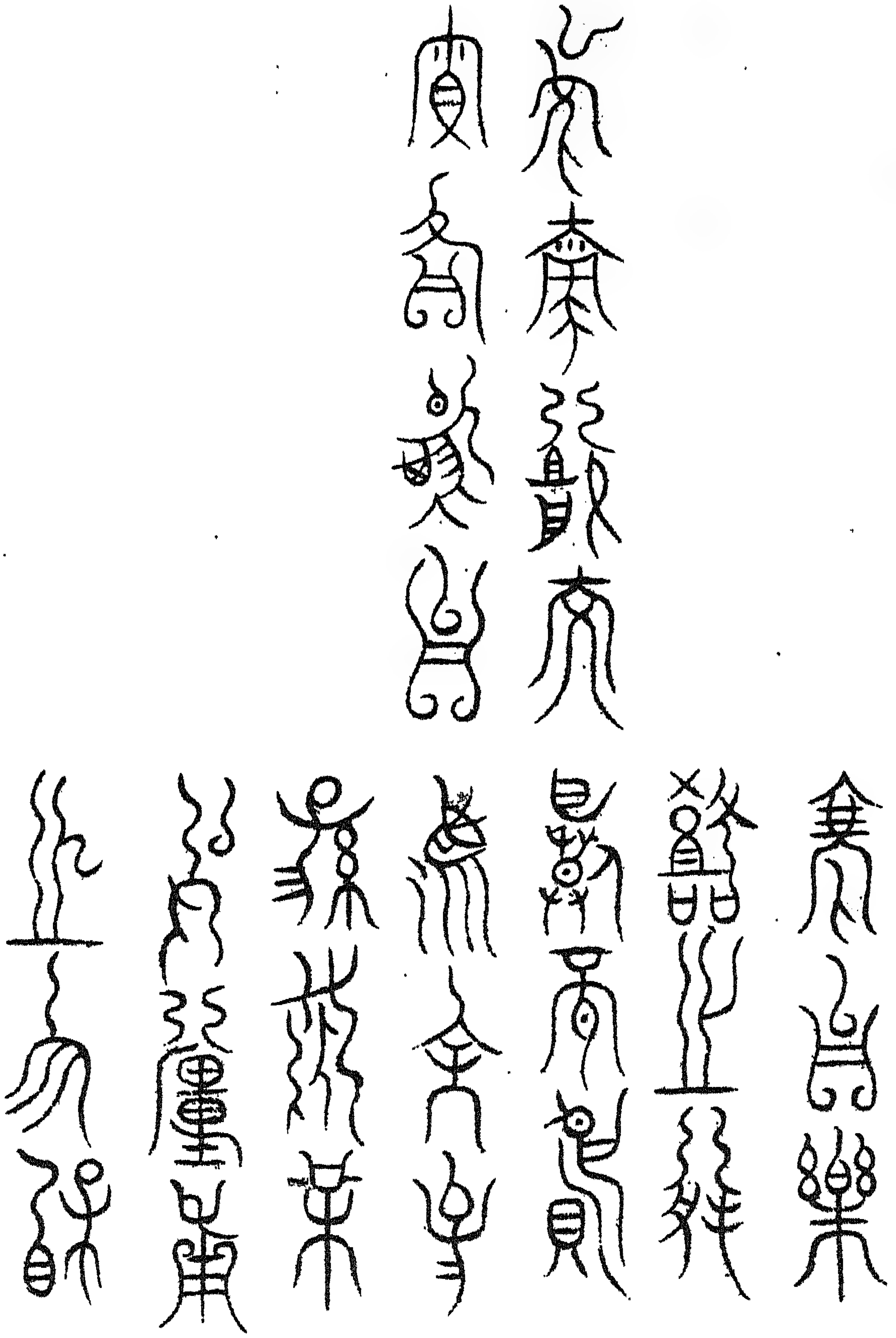
與之相次其上為衡甬旋蟲以屬於簴而體備枚篆
攡節之飾焉且特鍾編鍾至於鎛之為器小大雖殊
凡兹致飾惟一而已此先王之法也由漢以來浸失
其傳枚所以節聲而長短異狀衡甬旋蟲所就以固
結而易之為係以下垂枚短則聲不能節而有隆殺
易之為係以下垂則動揺而有餘韻絫雜相紊雅正
或乖而能知之者夔襄不世出良可歎夫今之所獲
上追商周下逮秦漢古法具存固可因器以考其聲

因聲以為其樂將見濩武之遺音可復傳於今日矣

顧不美歟

商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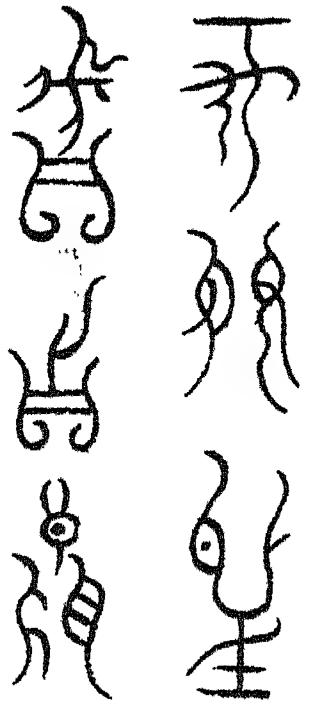


亥既望
分召純

商鍾二

惟正月　王
春吉日　丁
喜而
賓客其而

釐擇乃
吉令自
欣和其
安以樂
鼓之夙
暮不忘
烏余于〻
孫〻萬業
無疆用
之協相



音釋同前

商鐘三

博古圖題云蛟篆鍾列于周器

惟正月王
春吉日丁
亥既望分
名純釐擇
乃吉金自
欣和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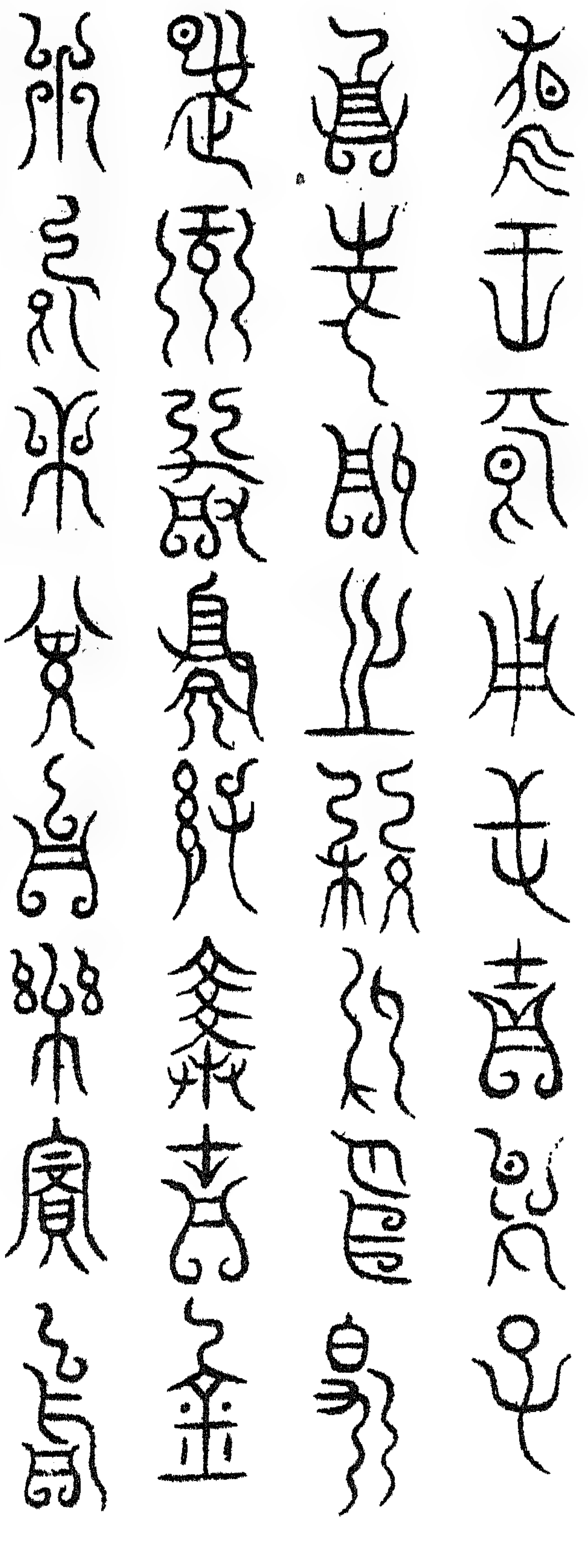
以樂
喜而賓客
其怡鼓之
夙暮不忘
為余子孫
萬葉無彊
用之協相

周蛟篆鍾高七寸六分甬長四寸九分徑一寸一分

有旋兩舞相距四寸八分横三寸七分兩銑相距五寸五分横四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十有五斤銘五十二字字極古間作鸞鶴蛟螭之形其銘不可辨識者凡九字曰惟正月仲春吉日者猶漢麟鳳詔言秋十月也蓋正月之吉適得仲春之節故謹其時而言之昔張懷瓘在翰林時見古鍾紀夏禹之績皆紫金鈿以大篆神彩驚人此鍾欵識蓋亦鈿金篆也是鍾甬旋比他鍾蟲鏤尤劇現妙當甬旋之間設

環象獸形聶崇義所謂旋當甬之中央爲環飾之以蟲曰旋蟲者是也爾甬後旋之制或變爲龍螭虎鈕與夫圜環之類葢制作不純于古者如此博古圖

商鐘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惟王夾鍾春吉月子
昭鍾鼓之數受繼命
九州喜悦隆澤吉金
用名和欣以樂賓客

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
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
敢弗儆戒虔卹乃死事
穆和三軍徒衕雩乃行
師慎中乃罰公曰及汝

汝數余于艱卹虔卹不

錫左右余一人余命汝緘

差饗為大事繼命于外

內之事中數盟刑汝以

數戒公家應卹余于盟

卹汝以卹余朕身余錫

汝車馬戎兵釐僕二百有

五十家汝以戒戎作及用

或敢再拜稽首應受君

公之錫光余弗敢廢乃

敬共辥命汝應格公家

汝恐格朕行師汝肇敏

于戎攻余錫汝釐都肖

爵其縣言余命汝治辭

釐造國徒䇂為汝敵寮

命及典其先舊及其高
祖虢成唐又敢在帝所
數受天命刻伐履司敗
乃靈師攸小臣惟輔咸
有九州處禹之都不顯

義政齊侯左右母失

母已至于葉曰武靈

成子孫永保用享

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於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鐘十枚有欵識尤竒最多者幾五百字今世所見𩰫鐘銘未有踰於此者初鐘既出州以獻

諸朝又命工圖其形製及臨倣此銘刻石既非善工
而字有漫滅處皆以意增損之以此頗失真今余所
藏乃就鍾上摸拓者最得其真也鍾鼎款識
右高一尺七寸五分鈕高二寸一分濶二寸三分兩
舞相距一尺一寸八分横九寸四分兩銑相距一尺
四寸七分横一尺二寸三分重一百二十二斤八兩
銘四百九十二字
是器今考其銘文有曰師于淄陲按太公呂望周封

于爽鳩之墟營丘之地是為齊郡今臨淄是也曰命汝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旟之政申以誥戒之辭也曰咸有九州則齊之封域有所謂臨淄東萊東海髙密膠東太山樂安濟南平原蓋九州也曰處禹之都者齊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有功封於申吕故言處禹之都也曰不顯穆公之孫其配㙚公之妣而餓公之女者盖古之彝器不獨銘其功業而又及其配偶之事是猶詩言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宫之妹邢侯之

異而此制器之時蓋齊之中世其實周鐘也詳其銘

或受錫者三一曰錫汝釐都其縣三百國徒三千二

曰錫汝車馬戎都釐僕二百有五十家三曰錫乃吉

金鈇鎬錯鏐鋚鑪乃用作鑄其寶鐘或蓋齊之巨臣

以勲庸顯者其錫蕃庶如此其銘之鋪張又如此此

臧武仲所謂作彝器銘功烈以示子孫以昭明德者

也齊之中世桓公之業替焉文字之傳尚復槩然可

觀若此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信矣博古圖

乃心女小心畏忌女不彖

夙夜宦執而政事余弘

夙夜宦執而政事余弘

猒乃心余命汝政于朕

猒乃心余命女政于朕

三軍肅成朕師旟之政

三軍肅成朕師旟之政

德諫罰朕庶民左右

德諫罰朕庶民左右

毋諱及不敢弗敬戒

毋諱及不敢弗敬戒

虔卹故死事穆和三

虔卹故死事穆和三

右第一器高一尺五分甬長三寸七分徑一寸二分兩舞相距四寸五分横三寸二分銘八十五字重二

格公家汝恐恪朕

行師汝肇敏于戎

攻余錫汝釐都徹

爵其縣言余命汝

司辭鳌造國徒三年

爲汝敵寮及敢用

拜稽首弗敢不對

揚朕辟皇君之

齊侯鍾

博古圖列第二

錫休命公曰及汝康

能乃有事率乃敵寮

余用登純厚乃命汝

乃母曰余小子汝敷

戒公家應郘余于

齊侯鐘 博古圖闕

𥁰郘汝以郘余朕身

余錫汝馬車戎兵釐

乃典其先舊及其高

祖虩虩成唐又敢在帝

所數受天

齊侯鐘五

博古圖列第三

命刻伐夏司敗乃靈

之所桓武靈公錫

乃吉金

第二器高一尺一寸六分甬長四寸五分徑寸兩
舞相距六寸五分橫四寸六分銘七十三字重三十
一斤有半

第三器高一尺二分甬長五寸五分徑一寸三分有旋兩舞相相距七寸橫五寸六分兩銑相距七寸五分橫五寸六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三十五斤銘八十一字

齊侯鐘六 博古圖列第四

鈇鎬玄鏐鏻鋁乃

用作鑄其寶鐘用

享于其皇祖皇妣

皇母皇考用祈眉

壽令命難老不顯

皇祖其作福元孫

皇祖其上福之孫

其萬福純魯和協

其萬福純魯和協

而九事畀若鍾鼓

而九事畀若鍾鼓

外內開闢都〻俞〻造

外內開闢都〻俞〻造

而朋剔母或承類

第四罷高九寸三分甬長五寸四分徑一寸二分有旋兩舞相距五寸八分橫五寸兩銑相距六寸二分橫五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七分重三十斤銘七十二字

右四罷形制皆相肖但巨細不等自第一罷至第四罷其叙文叙致初疑當合為一及得齊侯鎛鐘銘觀之則辭語先後果與今所次者適相脗合有曰刻伐

屨司敗乃靈師伿少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都至於錫乃吉金則次三之鐘辭也有曰鈇鎬玄鏐錛鋁乃用作鑄其寶鐘至於母或承類則次四之鐘辭也合四鐘之辭至是語而止矣此又或詳或略之不同也是鐘齊物也齊自太公望得國而周天子使召康公命之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王室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皆得而正之故自太公流澤之久迄于桓公凡兵車之會三乘車

之會六而卒以霸焉是器必首稱於桓公者其以此也至於言封域之出處世次之先後錫賚之多寡此不復論蓋已具於齊侯鎛鐘矣博古圖

齊侯鐘七以下至十三鐘博古圖俱闕

汝考壽萬年永保其

身俾百斯男而執斯

字肅二義政齊侯左右

母夾母已至于葉曰

武靈成子孫永保用享

齊侯鐘八

斯男而執斯斯字肅二

錫汝釐都脋

齊侯鐘十一

汝數余于艱
卹虔卹不易
敢再拜稽首
膺受君公之

齊侯鐘十二

九州處禹

右鐘銘十有三乃齊侯鎛鐘銘分以銘之其文辭比齊侯鎛鐘銘亦有詳畧不同者鐘鼎款識

周聘鐘

宮令宰僕錫聘鐘

十有二聘敢拜稽首

右高一尺二分甬長四寸七分徑一寸一分兩舞相距七寸五分橫五寸三分兩銑相距七寸九分橫五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銘一十五字在昔人臣有功於國者必昭其功而勒諸金石故若魏絳和戎而獲五利則賜之樂而始具金石之奏是也夫編鐘之數十六而聘之所錫十有二足知其為分方應月律者如此耳若夫名氏所出典籍缺漏盖無得而考焉博古圖

寸横六寸七分兩銑相距一尺三分横七寸五分枚三十六各長一寸四分重四十五斤銘四十字是鐘遅父為姬齊姜作也曰用昭乃穆穆不顯龍光則穆以言其欽和不顯以言其甚顯而龍光者又言其承天子之寵光也詩言為龍為光是矣盖鐘樂之大者樂所以示其和而銘之所載又以形容其和之之德福以類應故祈此多福亦求福不回之意也是其所以為子孫無疆之傳焉博古圖

六藝之一録卷十三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